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九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同年錄後跋

科舉之設尚矣三年大比肇自成周漢晉隋唐因革不一迨宋尤號為盛國初每歲行之嘉祐易以間歲至治平中以三歲為定我國家誕興文治經術取士既倣姬周

而復用宋初連歳之制蓋求賢審官惟恐不及初不以
常律拘也洪武壬子秋淛省遵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
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而真忝以末學獲在首選既歸
明求諸進士之文輯為同年録既而客有自錢塘来者
出示鄉闈小録名號爵次因得取正而按察僉司吉安
劉公序諸篇端歷稱前代得人之盛所以奬厲後學者甚至
可以見我公之用心矣嗚呼使為進士者咸能以公之心為
心則於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其庶幾乎因録之末簡用

以自勉云

題趙仲穆馬上挟彈圖

宋李伯時畫馬人謂其洞入馬腹若吳興趙氏仲穆所畫生動意態尤為神品伯時不專美于前矣今觀馬上挟彈圖偃仰步驟殆寓畋遊之戒觀者當于意外求之毋徒以畫言也後學滎陽生鄭棊書

題倪主事試中所業及日辦事蹟後

士之為學明體適用而已有其體而不見諸用奚可哉

今觀松江倪士恒氏試中疑義辭意允稱既以見學術之正而其官守日録細大不遺又以見事功之勤是所謂明體適用者耶其能奮身自拔而見用於盛時也宜哉

題雪寮詩卷後

古之所謂世其家者非以穹爵厚禄也文獻統緒之傳道德風流之雅盖有賴焉南昌聶氏為故宋儒族其先名子充者以科業稱與其子元老孫仲贇及仲賢之兄

弟十有二人同試於鄉文學之盛萃于一時而仲賢尤克承祖父而有聲者也在穆陵朝丞相履齋吳公嘗扁仲賢讀書之所曰雪寮百餘年来嗣其業者相承不廢有名坊字復性者為仲賢之四世孫去子充七世矣搆堂數楹取雪寮舊扁署之教二子鑑鐘從師授學鐘以其經中洪武壬子江西秋試鄉貢進士選且將進而用之於朝矣嗚呼文獻道德之懿其不在是也耶夫物之至白者莫雪若也士之於世以清白世其家而不汚于

流俗其不如雪矣乎昔者堂構輪奐之美仲賢作之而
吳公為大書之所以貽後人者其意至深且遠也後人
而不思所以繼承之則世澤之存者殆無幾矣乃今復
表而揭之俛仰先哲百世一日也其不有以聳然興起
乎吾知其名顯者繩繩不絕矣傳曰紹聞衣德言又曰
爾尚迪前人之光其復性之謂乎予以淛江進士計偕
京師與鍾相遇聞其備言所以其友蔡象賢以是卷来
因書以歸之

跋烏先生序陳氏孝友卷

父母兄弟為五人倫之目人能孝父母友兄弟推之于君臣夫婦朋友之間無所施而不可者昔者夫子稱閔子騫以為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而先儒以其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者如此今觀慈溪烏先生序陳氏叔銘孝友事委曲詳備有以見叔銘能知人倫之重矣其為公侯所知而參贊列衛也宜哉

跋吳興趙公臨禊帖

吳興趙公書法冠天下識者謂其於晉唐諸公克集其成今觀公所臨禊帖深得右軍之妙抵掌孫叔敖殆謂是邪

跋西旅獻獒圖代孟先生

此西旅獻獒圖也其當周太保作戒之時乎觀其人物之異服飾之別蓋其生稟習俗使然而皆有恭敬嚮慕之意有以見明王謹德萬國咸賓矣後之作王會圖者其有取於是也耶

跋藍采和昇仙圖

按濠梁誌仙釋傳載藍采和踏踏歌一闋言采和一日即市樓飲酒有五色雲覆冒樓上乘雲而去今通真觀即其地也歲在丙辰觀燬於兵發主者王蘭谷去之江南事定蘭谷復歸為治祠宇奉北極真君像繪采和昇仙圖并刻踏踏歌以傳是其志行清修慕古仙人神而從之者歟刻石觀中

跋雲間詩卷

真讀中都太守嚴侯自著雲間詩一章何其屬辭之精寄興之遠哉方侯家居從容無事與世相忘固若雲之漠然於山谷中矣羣雄鼎立強邀屈致不得已為一出殆有如雲之浩蕩飄忽自北自南隨其所之而已爾及如飛龍在天位登九五然後躬城社之寄成霖雨之功侯之心固以是為偶然耳而向之所謂雲間者自若也然則侯其可以形迹求乎哉夫觀諸物者觀諸人觀諸人者觀諸心君子於是知侯于雲有合矣詩曰維其有

之是以似之其侯之謂乎

跋謙齋卷

謙易六十四卦之一古汴黄德明氏取之以扁其齋居是其用易者歟會稽楊鉄崖先生為之銘所以期之者甚至卒章有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噫非謙德之至盛其孰能與於斯哉夫地中有山謙卦之象以崇高而處卑君子象之所以損過以補不及者固有當然之則矣德明中原望族歷任南北殆將十年卑而弗志

於高損而無意于盈政化所及民有遺愛庶幾于謙謙君子矣雖然謙者君子素履豈曰保其位云乎哉傳曰謙以制禮德明即是用力焉所至可量也耶楊先生推其效而極言有以也夫

跋唐十八學士夜宴圖

此唐十八學士夜宴圖也其弘文宿直之暇乎衣冠人物其雄偉不凡如此哉若其罷用之備品饌之豐皆有以極夫燕樂之情焉其詩所謂不醉無歸者耶方是時

太宗以秦王天策上將開府府際會風雲千載一日也諸
公論思獻納所以圖報其上豈以暮夜樽俎從容飲笑
而或忘之哉覽是圖者可以想見有唐得人之盛矣

跋李後主觀奕圖

此南唐後主李重光觀奕圖也世言奕碁如用兵一著
既失危亡因之重光承祖父之業保有江南其於理國之
術踈矣兵家勝負之機既於觀奕見之然不能修德自
强以底於亡異日肉袒請降視夫向之游惰縱目於碁

奕間此何時耶彼何時也耶

跋周文矩畫琉璃堂圖

按松江夏氏圖繪寶鑑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事江南李氏為翰林待詔畫入神品尤精於人物樓觀此琉璃堂圖行筆瘦硬戰掣類其主重光書法信為文矩所作琉璃堂莫知創始意者江南僻在一隅窮奢極麗土木之工過為此制故文矩得用意於毫楮間也耶嗚呼是可為鑒觀矣

書呂朴卿春秋五論

傳春秋者自左氏公穀胡氏之外凡千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宗獨文公朱子以為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直言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見名世大儒若四明太師郡王存畊趙公深得其說著奏議百餘卷在穆陵時于進讀懇懇言之溫陵朴卿呂先生出與趙公相先後其學亦本朱子有五論以發其端有集傳及或問以辨析其義旨趣之歸於是諸說之破碎

支離者不足論矣自是而後趙氏之學再傳而得同郡程時叔氏程氏本義尤有取于呂氏者也真自早歲以先訓習是經問輯集傳集論二書凡有出於獨見而不惑於三家如呂氏者細書其下盖有以見儒者窮經切已之學而不專于科舉利禄為心者洪武壬子忝冠淛江多士選典教中都之臨淮以使命至虹縣而南海孫進士賁仲衍適簿是邑相與論呂氏之學盖有合焉既歸書五論以遺之仲衍其必因是而得聖人之微意矣

哉

跋歐陽率更九成宮帖

歐陽率更醴泉銘世所盛傳然重模疊刻失真已久此係陝右石本筆法有特立不撓之勢人以是為贄求著文者予笑而受之因裝潢成帙以寄兒子復昇云

跋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予向與周止齋論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舊刻至春字磨滅不存後是者殆其曾玄矣相視一咲此在陝右名三

叚石雖非舊刻而穩重儼然有冠冕佩玉氣象亦足以窮波磔之妙矣

跋皇甫君碑

歐陽率更書如大將持戈有特立不撓之勢若皇甫君碑尤世所寶玩者此係陝右佳本後磨滅不存者剜去之恨不得見其全耳

跋黃府史傳

傳曰死者人之所惡也孰肯舍生而就死哉然死有重

於泰山亦有輕於毫毛視夫義之所在而已黃府史盧陵一椽爾非有專城方面輕重安危所係寇盜之來雖弗死可也而卒至於憤詈再三以死是蓋知夫義在殉國初不計其身之貴賤祿之厚薄也昔睢陽既陷張巡謂南霽雲曰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夫雲職為偏裨義當同死然亦巡之義有以激之若盧陝之難空一府適去而府史獨以死當之豈非人所難世所罕哉孔子謂殺身成仁

者府史其庶幾乎傳以傳之非耶

跋貝先生胡敬德字說

能敬必有德春秋晉大夫之言也數千百載之下紫陽朱夫子即河洛諸說而集厥大成其開示後人無以加矣今觀檇李貝先生著四明胡敬德氏字說以操舟涉險為喻自為一家之言夫出險于無虞蹈險於不測誠有敬怠之分且天下之險莫海若也予與敬德同居海島上其於涉海而卒蹈于海者固嘗目見而耳聞惟先

生能形容而發揮之此立言之士所以有關世教也敬德慎守而始終焉則于以字配名之義其庶幾哉

跋宋學士送吳教授詩

予讀此詩詞如雅頌非宋公不能作非吳先生亦莫克當也其治世之音矣哉

跋吳教授義孚柗客疏文

洪武九年閏九月初九日中都鳳陽府教授吳先生義孚書疏文肅容飲酒翌日客至皆先朝縉紳文獻遺老

酒酣予起執爵先生誦其文在座者皆傾聽盡歡而罷予輙效先生而為之辭曰定時置閏九閱月兩過重陽會友以文十餘人揔為上客惟先生之揚觶類司正之致辭于胥樂兮允為好也醉以酒飽以德藹令聞廣譽之施忠於國孝於親有於語道古之意既成因語先生曰齊諧鄙俗書生習氣置之不復道也明日諸生有傳先生之藁者謾識其後

跋程羽肅行卷

君子贈人以言所貴於言者以其有所勸勉警厲益于
人耳程羽肅由涿州守左調扶風丞天官以示殿最也
羽肅不以畀且冗欣然拜命以去翰長宋公既為文以
贈而孫氏仲衍蔡氏宗默皆本其出處詩歌叙述不以
頌而以規所以為善言也羽肅克蹈斯言於國家慎選
責成其庶幾乎夫殿最者賞罰之權衡唐虞考績之法
周官三歲大計羣吏之治古今不異道也今日之殿異
日之最顧所行何如爾扶風在漢為三輔視涿尤為重

地羽肅不負其為丞斯亦不媿於為守矣殿最云乎哉

跋漢高祖大風歌碑刻

真嘗以公使至彭城登亞父塜西望豐沛慨想漢高祖與王舊蹟及預纂修九郡圖史得載所謂大風歌者夫其感秦滅項醢彭誅黥來歸故鄉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與父老兒童悲歌擊筑有安不忘危之意其帝王之雄哉歷千數百年今聖天子龍飛淮海定濠上為中都而豐沛為彭城屬邑在畿甸之内與漢祖先後相望歲時

歸幸以賜以勞不特歌大風以侈一時而已嗚呼盛哉覽王侯之章者亦可以壯今古之懷矣鄉友傅祐知沛縣以石刻古篆見遺謾識於後云

跋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傳刻甚衆首題有大周者為甚古蓋碑額相王旦篆題相王在武后朝為藩臣易唐為周相王從而附會之唐既返正碑遂琢去其角後刻者皆倣是予聞博古君子松江夏先生士良實云此在陜右

名三段石較之古刻不啻曾玄而亦可以得古人筆意所在矣

跋柳州羅池廟碑

右韓文公柳州羅池廟碑中書舍人沈傳師書傳師居典誥之任功業載唐史列傳其書與公碑流傳至今信斯文之不朽也耶觀其筆法顧盼有情而結搆不窘殆得歐薛微意信為能書范石湖謂米元章嘗學傳師書至及晚年始入太令之室蓋知傳師者也柳州府知事

仲氏輔仲學于先君子博學好古尤知書法必有以辨之

跋永禪師真草千文

世傳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信知書者也今觀石刻千文用筆妍媚遒勁深得右軍筆意其盛傳于世而為人所愛玩也宜哉

跋顔魯公多寳塔碑

𨽻長公論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世盛傳其大字稍少而楷者獨多寶搭碑耳碑係南陽岑勛撰勛之文不槩見而此文乃以公書得傳其斯文之幸也耶

跋定陶石本孔子廟堂碑

此濟南定陶縣石本也縣有是碑不詳所始至正間黄河泛溢碑没入水中縣尹王瑶叔璵垂意斯文俾夫工拽出之復立諸縣治石文理若銀暈日出光曜天陰輒

濕潤水流如縷亦其異也文人嘉興盛起潛為予言之
碑畫視陜刻頗瘦較之錦江石本則相伯仲云

跋九成宫碑送王叔遠先生孫駲駢二器

予往見胡先生仲厚講授弟子時臨歐陽率更九成宫碑波磔之精輝暎毫楮客居中都懷想風流恍二十餘年有如夢寐偶得陜右石本係太宗時舊刻敬致遠意夫先生焉用此哉姑以貽二令孫學書之一助云

跋皇甫君碑

晉人書法至唐而變歐陽率更寔得右軍蘭亭筆意所書皇甫君碑遒健堅勁識者定為晚年所書信矣碑在今西安府學

跋褚河南書

褚河南書下筆遒勁得王逸少體魏徵為太宗言之而後之論者謂其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其為善鑒者哉

跋九成宮石刻

九成宮在陝右驪山唐時故宇尚存率更所書則在今

其情亦云亟矣諸君子所以發其哀思者何其從容深至即噫其秉彜好德之良者歟

題孔子廟堂碑後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傳刻甚衆首題有大周者甚古碑首係相王旦題相王即睿宗也武后嘗立以爲帝已而被廢爲周王嗣者九年爲相王者十年武后易唐爲周相王題額用大周國號唐既返正碑遂去其角後刻者皆倣是碑葢永興官著作郎時書撰距武后大足長安

間適六十年安得相王書碑額即此必先有其人至武后時重刻因易以相王耳予聞夏氏士良言之雖未敢必然亦傳疑之義也士良松江望族好古博雅舊時嘗用白金五十兩購一善本来濠梁减原價三之二以售天台戴頴仲戴已謫死嗣而守者其誰哉每為惋惜此在陝右為三段石又名王彦超本較之古刻寔其曾玄亦可以得八法之妙旨張士信在吴愛學虞書多士慕效之時陝右阻絶若兹者視之不啻寶玉然則斯文之好

尚其亦在上者有以鼓倡之耶予客居得南北刻數本
輒辨其所自出因以得於夏氏語書陜刻後以寄里友
陳子雲氏并求教于鄉先達君子云時洪武十年五月
既望寓中都鄭真識

題永年郭先生行卷後

永年縣博士郭先生頤卿以通經博古徵廣平府教授
呉先生士英著序以贈之始終大槩以聖朝崇尚斯文
為士者上體聖天子之心其於屬望蓋拳拳焉可謂得

古人贈出與處之道矣賙卿入天官以告老歸復教職與士英敦叙舊好菁莪樂育所以上報吾君者庶幾不媿斯言哉予與士英同里閈久不見其文讀之再三因書二詩以贈賙卿且為士英致意云白髮如霜告老還故園秋菊正班班相逢却咲淮南客望斷瀛洲海上山文明盛世照三台博士重欣教席開為語延陵吳季子好令多士詠臺萊

跋虞永興公孔子廟堂碑舊石刻缺本

此陝右舊石刻也識者謂其深得永興公筆意令王彥超本是就其中翻刻者世傳永興此碑在唐則天時所刻首題有大周二字者為古於今已不可得其在元至正間夔夔子山所進金圈兒本藏在秘府亦不可見其為人寳玩若此者殆亦不多也予同年友三衢徐景顏教席頫上以通經博古徵至鳳陽府辭歸著序以贈臨別出此為潤筆雖非完本譬諸缺圭半璧得善琢者當別為美器況金石所刻八法之精不啻寳玉者即得其

一二習之亦可造其徼矣因略裝輯寄兒子復昇使謹藏之以為異日學古之一助云時洪武十年歳次丁巳嘉平月朔日滎陽外史姓某謹書

跋歐陽率更九成宫碑

右歐陽率更九成宫醴泉銘鄉友知咸陽縣事臧九疇所寄碑在今鳳翔府麟游縣唐太宗時故刻字畫日就磨滅而凝重勁正如見率更於數百載上視江南諸翻刻鋒鋩削露高下居然可見九疇在陜右以能書名其

寄此帖深寓古意用轉寄弘道李君弘道方以八法教
學者於此能契其要矣

又

虞文靖公論歐陽率更書如深山道人肌膚若冰雪綽
約如處子者以其瘦硬通神之可貴也醴泉觀銘外堅
正而内混融寔得右軍蘭亭筆意雖漸就磨滅殆如見
肅肅其容正襟爲宫僚時也予客濠梁海州學正劉先
生南金求予著事物提綱序以此帖籍手遂書以寄鄉

友俞茂弘云

跋范太史五體千文石刻

宋高平范太史五體千文山陽沈生在新購得之臨濠宋人書法以薛紹彭米元章為首稱今觀此帖漢唐之法無不備具其何慊於米薛哉在新臨寫之餘當有得八法之妙毋徒為篋笥寶藏之秘也

跋三藏聖教序石刻

右三藏聖教序石刻拓本唐僧懷仁集羲之書識者以

為深得右軍筆意夫心經於佛書為最古梵釋之學莫先於此其與吾聖門全體大用之說異矣唐之太宗親御翰墨製序以傳創業之君慕佛如此後世子孫固有迎腐骨入禁廷求福田利益者矣名士大夫不求其本乃欲人其人火其書可不可哉

跋醴泉觀銘

歐陽率更所書石刻如皇甫君虞恭公等碑用筆皆同而精神丰采則異矣豈非所書之時有先後耶醴泉觀

銘今在陜西麟游縣雖磨滅已久而渾厚勁直之氣殆如見其峩冠肅容為宫僚時也

先伯父府君譜系後録

先伯父府君姓鄭氏名孫字以承先祖考學録蒙隱先生長子也為人精悍短小動如禮法人嚴憚之博學頴悟日記千言蒙隱公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訓迪諸生府君侍側聽受不倦他所不及識者輒先解科舉未行故家子弟以詩賦論策相尚府君援筆立就每出一篇則

咸以為不及也前太學生黃君（闕）時寓居于舍之東偏其為詩文多用古語府君笑而指摘之黃君不以為忤亟稱之年二十以疾卒蒙隱公為喪服鄉士大夫咸出涕監察御史王公余慶少與為友為詩歌什以哀挽之後按節四明尤悼念不忘云葬鄞縣桃源鄉先塋之側不娶無嗣時先考處州教授年十二自幼至老言之必涕泣歲時丘墓則徘徊松栢間不忍去嘗以春秋三傳及胡氏傳他書俾子真曰吾兄書無不讀而此書者尤

其苦心精意而不已也傳其學而承其祀其有望于汝乎又曰古者重宗法吾兄所謂繼禰為宗者也以吾子為之後不絶其宗而已苟日遠日忘於二世三序則吾兄為不享矣忘親之罪其孰當之及疾革將屬纊呼不肖駒等曰自吾父来後鄭氏宗祀不絶如綫吾長兄不幸早世嘗以次子真類之俾為後繼因循至今者蓋有待也今吾目其瞑矣不可使吾兄無後於鄭嗚呼汝念之哉駒等哀絰之中默思此言輒慟哭隕絶以為先世以

來貧而且賤固非有資産之利與禄蔭之及也而先君所以眷眷不忘其兄豈非念其宗承之重而人道莫大於繼絶歟為人子者豈忍捨所生而後所後哉而所生父母之名終不敢改焉庶幾以為恩義之兩盡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意者鄭氏其復有人乎因書于家乘之末使後世知先君於兄弟父子之間所以致其重者如此伯父君有文集為隣人胡氏假去不存此尤先君所深惜者也其生死葬月日皆不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四十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書盤峰先生墓表後

予讀元故侍講黃公著盤峰先生孫公墓表竊有感于心宋至咸淳間權姦擅命强敵搆兵剥床及膚之時也先生以科第顯而弗得在尊位其為碩果之君子乎當

時縉紳之士號知先生者若王公龍澤對策以舍和吐氣為說附會賈氏遂取上第遠仕北朝官為臺豸出處大致殆無足言方公虛谷上十可斬之說得領郡符不旋踵降敵復領守事言與行違士論羞之與王公無以過也留忠齋由狀元至宰輔不能出一言效一策以救其危乃從瀛國入覲復取顯宦視先生有愧矣獨則堂家公以清節著其不署降表首為文丞相所稱雖以祈請使北終不受爵命居河間講易北方學者師尊之歸

殁臨安遺愛在民有不忘者於先生其志同道合者乎
先生與諸君子生相先後而同仕於朝運去物改其富
貴也非有攀附之榮淪落也不失久要之誼節義天下
大閑惟先生守之終其身是豈不足以扶世教敦薄俗
也耶侍講公論著其平生而表之墓隧寧有浮辭溢美
者乎予光王君侍講公高弟已而復以銘其弟求心翁一
門師友之言為天下後世取重孫氏伯仲文獻之傳其
不朽矣哉

跋彩煙楊氏族譜

予嘗習譜系學楊以邑姓周伯僑之裔號楊侯系本軒轅世家弘農漢太尉震其流派也自漢至宇文周胥祚久遠普六茹由隋公受禪楊氏遂為天族貴莫與比令越之綵煙者相傳為隋榮王之後葢自三評事以下次第可譜凡十有三世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黄帝子孫有本有支分封别姓散滿天下傳數千百載以至於今日殆不偶然也彩煙之族知其祖之所自出始於

榮王庶幾木水本源之義矣後人嗣而承之足見世胄神明之盛而其族之親踈遠近與其人之貴賤賢愚因可考證豈非古者維持宗姓之法歟昔荆國王文公譜臨川許氏天下後世誦其言而信之楊太史秉喆叙彩煙族譜文雄事實無媿前烈士大夫樂道人家世者孰不取證於是哉

跋番陽范氏宗譜

士大夫敦睦之法莫重於立宗立宗莫先於叙譜譜

所以辨昭穆明長幼分遠近也世異事殊仁義詩書之澤微忠信孝敬之道缺大家巨室有鐵壚步之譏家世圖譜狼籍廢棄至於貴賤分殊親疎勢隔遇諸道塗如不相識其有能追念本始而克盡其情者乎嗚呼古者九宗五兩之法既已廢矣有能叙其得姓之由自源而流由枝而葉以永一家之傳豈非先王遺意哉番陽范氏系出高平家於蜀西始祖招在唐時為番陽守黄巢之亂徙居樂平巖前招之子鐃為都大司官領衆攻巢

戰勝羅婆橋旋師屯巖前卒死之唐封為忠勇侯廟祀不絶自唐歷宋以至于今日數百餘年以詩書守其世祚寔忠勇之報也有某字仲暹者好學而文際令興運以秀才徵入太平府闕縣簿陞平凉靜寧州莊浪縣丞嘗著圖譜自番陽府君以下官閥世系歷歷可考范氏子孫守而勿失雖千萬里而遠千百年之隔一有會合親親之義將悠然而生矣其為敦睦之計何深且遠哉予家四明先祖學録公亦以范氏式齋從孫来繼式齋事

宗寧理兩朝累官至文華閣學士工部尚書贈少師與番陽范氏皆本高平夫天子建德因生而賜姓姓不可變也支流派演分而為二可不諗其祖考之所自出哉孟仲季同出於魯向華同出於宋樂高同出於齊吾鄭氏之出于范木水本源何可忘也予弟奇倅溥莊浪與仲暹為同僚誼如兄弟況宗盟所自可不敦始終之好哉

書昭仁寺碑後附歐陽公跋語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乃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予所録也

此歐陽公集古録昭仁寺碑跋語也碑在幽州宜祿鎮荒煙野草中拓工罕至碑傳于世者少予至正間居四明與博古君止齋嘗論及之際聖運興教臨淮七年始得于鄉友知咸陽縣事臧君九疇碑蓋朱子奢撰所書不著

人姓氏識者以為虞永興公按太宗朝以八法擅名者
歐虞褚薛四人而此碑勁正深穩信非永興公不能歐
公稱其字畫甚工而不質言其人亦闕其所疑爾公嘗
言陳隋之間字書極其精妙而自開皇仁壽至唐高宗
以前碑刻往往不著名氏豈此碑尚襲故態耶抑嘗特
牽于事勢不得已而書謙讓不欲以姓名傳世耶此豈
予所測識哉因裝潢為學書之一助云爾碑在幽州而
集古録以為幽州益幽與豳相類必刊者之誤也

又

唐昭仁寺碑不署所書名氏以筆法觀之蕭瘦似褚遂良勁正似歐陽率更而謹重整容顧盼有情如端人碩士峩冠博帶規行矩步從容獻納于廟堂之上故文忠歐陽公愛而録之而近世士大夫以為非永興公不能作也碑為陣亡士薦福建寺而作朱子奢之文類六朝俳儷體宏辭廣辯不可涯涘而委曲回護尤見筆力文忠所謂自贖殺人之咎者蓋在於此觀是碑者有以見

唐時興教之盛而先王之道日以湮微矣字畫之波磔云乎哉

又

唐太宗效虞世南書以為甚似至戩字難於落筆命世南補書帝以示魏徵徵曰此戈法似世南書也帝服其精鑒太宗天縱多能尤善書法然于世南書終不能彷彿也況其他者哉此碑八法絶類世南其用筆行鋒尤勝雖不著所書人名氏識者以為永興公殆無疑矣

跋李靖上西岳神書真蹟

予嘗閱武經七書於李相國衛公問對信其善于用兵今觀衛公上西岳神書勇烈之氣强毅之詞誠可質之明神然其末云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不謂之褻慠不可也夫其語明神者如此則其御士之嚴可知矣此所以際遇太宗開拓疆土位兼將相圖形凌煙與唐家相為無窮也嗚呼雄哉按華山為西岳衛公京兆三原人西岳固其鄉也然石刻在今廣西藤縣不知何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鷩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令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

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水真水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于此碑也

漢人隸法在東南予所見者校官碑與此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爾筆法高古尤可寶玩而磨滅不可讀歐公集古録論著凡兩見其一録如右其言此君

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
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
也至今以為利祠宇甚嚴云夫興利除害長民者所
宜用心也周府君瀧水之績賴此碑垂諸不朽然則
文章金石之傳何可廢耶按周君字君光下邳人下
邳令為鳳陽屬州予預修郡史時于人物傳不得紀
載信乎學不博而文之缺也碑在今韶州府治鄉友
烏先生繼善用以為貺且問曰碑首稱神漢者何予

曰猶聖朝稱聖明爾繼善曰然及閱歐公集古録所云亦不出此有以見義理古今所同然也

跋魏大饗碑

魏太饗碑在今鳳陽潁州亳縣盖魏太祖饗軍之地也世傳鍾繇所書筆法高古信繇作無疑三國鼎沸蜀先主以宗室之胄志興漢室子朱子通鑑綱目大書昭烈皇帝系以漢統後之作史者莫敢異議有以見天理人心所在矣今觀此碑目蜀吳為囚為虜豈不夸且誣哉

然其甲兵之盛物品之豐饗賚之厚亦足以見武功之成矣

跋玄秘銘

唐大達法師玄秘塔銘柳公權書筆法剛勁嚴整八法具存如正人端士峩冕正笏特立廷陛而不可屈撓殆與顏太師同出一軌唐穆宗嘗問公權書何由善公權對以心正則筆正穆宗悟其筆諫今觀此碑則其中之所存可想見矣

跋汝帖

此係汝州刻本記以汝州之印自皇頡至五代帝王名臣篆隸真草凡九十餘種其法隨時而變然則人文之作其有關於氣運然耶石在今汝州儒學文理粗疏拓工有事則其聲琤然如協律呂亦其異也

跋顏魯公多寶塔銘

歐陽文忠公謂顏魯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今觀魯公所

書多寶塔碑文忠之言信矣夫浮屠之學聖門所不道
楚金法師感應之事涉於虛幻其紀載乃托魯公書遂
傳後世其亦有緣耶檇李沈君茂立官鳳陽教其子學
魯公書予以此碑贈之茂立於魯公不特慕其書寔慕
其為人也

跋唐晉帖

王右軍筆陣圖與懷素聖女律公藏真帖裝成一帙右
軍筆法固可尚已其云張旭乃唐時人不知何謂豈別

有其人耶懷素落筆飛動之勢尤為書法之傑異教之士技成業精乃千載傳之況儒者學聖人之道者乎書為六藝之一聖門所取學者誠不可不留意也

跋裴行儉帖

唐太原郡王魯國太夫人楊氏墓誌銘裴行儉書在今縣以修唐時園陵得諸土中蓋當時陪葬故也書法類歐陽率更而森嚴整密尤為可法惜塵土久蝕至不可讀然摩挲拂拭亦可得其波磔因裂為三十餘葉裝潢

成帙而不復次第其文云

跋曹娥碑

此吉安新刻本也蕭散遒勁漢魏之風度可見矣夫娥之孝通天地與江流相為無窮淳于之文足以發之鍾繇所書筆力寔與之稱斯文萬世名教之傳豈不偉哉當塗公與娥同姓其逆節媿於娥矣而色絲幼婦區區校智於三十里間至於妬賢殺人其不可憾也夫

跋化度寺碑

右歐陽率更所書化度寺碑在今平涼府華亭縣近有董縣丞者得諸蕭寺塔中留置私室後移諸縣治遂傳之人間筆法蒼古老健視清微婉媚者優劣不同陝右歐書當以為最臨學之家可槩見也

客有自陝来者言碑為人竊載又軍士爭奪用丁斧鑿而碎之惜夫然則雷轟薦福果命也哉

跋虞恭公碑

虞恭公碑歐陽率更所書其文剥落不完土蝕其半書

法高古杜少陵所謂瘦硬通神者殆此類也即彼柔婉妍媚如婦人女子情狀其亦末矣碑定為古刻在今陝右醴泉縣

跋魏受禪碑

魏受禪碑歐陽文忠公論漢魏紀月日之差以碑為正所署勸進名氏自臣歆以下皆漢廷名臣受國厚恩者也其屈身辱節一至此哉夫唐虞公天下三代家天下可公也故其賢當讓可家也故其世可延其致一而已

魏武欺孤寡狐媚以取天下然徘徊隱忍終其身弗遂豈其心猶有慊於公議耶迨及其子丕偃然為之漢廷之臣且引舜禹禪受之事以為口實獨何心哉此篡逆之禍所以接迹於後世也文忠著五代史有雜臣唐十臣傳之目臣者不二其心者也臣而至於雜亦可憐已若臣歆等其非雜臣之流哉

跋魏上尊號碑

古之隆號極稱曰皇曰帝曰王皆以明尊無二上之義

至秦始皇兼皇帝而稱之後世因之當塗之篡漢傳載其事至為明白而此碑請上為號首以舜禹為言夫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蓋以公天下為心舜之事堯禹之事舜猶君父也魏之于山陽公其如舜禹奚乎歐公謂讀其書者可為流涕而大書深刻乃欲為千古之傳其亦可為慨然矣

跋王枕蘭亭

此玉枕蘭亭唐人臨本係臨江新刻晉人之風度居然

可見世傳蘭亭在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而近代高公似孫胡公石塘咸辨其誣然自昭陵既出定武石刻為世所重宋理宗周漢公主下嫁以為第四奩後趙子固得之嘗中流失船諸物不問獨喜蘭亭無恙古人之寶法書者如是若此刻者可不愛重矣哉

跋索靖月儀石刻

漢黄門史游作急就篇解散隸體謂之章草今世所傳者吳皇象所書索靖月儀實本急就章然急就古重典

質拘翦不失隸體月儀則變化曲折晉人之風度見矣其稱君白不知所謂鄉友烏先生繼善為予言此月儀書式未及施用故不稱名氏而稱君猶今言某甲某乙爾未敢以為必然錄之以誌傳疑之義石刻在臨江天寧寺烏先生所貽云

跋智永真草千文

晉人書法至隋唐變矣智永禪師獨以王氏之裔不失其正所書真草千文遒勁婉媚實具晉法歐陽公嘗以

其中筆法有不類者疑為後人補足輒去其偽者不以文不足為嫌也葢其識鑒之精如此今世所盛傳者陜西刻本學書者視為筌蹄世傳梁武帝時以王羲之所書有海鹹河淡之類故歐公以為不獨始于羲之恐羲之增益而興嗣遂得衍而成文爾濠梁沈生在新得此本裝潢成帙請予識其後

題篆書偏旁

篆書以偏旁為正偏旁不正豈學古之士哉許慎之於

說文戴侗之於六書故以偏旁猶深意焉夢英方外之士垂意斯文其書偏旁字源自以為繼李陽氷之美郭忠恕謂可萬古教人信知言哉予友鄱陽周克復字學得其父雪坡翁之傳嘗言吾篆用蟠匾法姚江趙撝謙以為未至藝學之士自負所見各有不同安得如夢英忠恕者論定其是非之歸哉石刻在今西安府學其稱咸平二年建則宋定陵即位初也

題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弘農郡書佐郭香書宋洪适云東漢循王
莽之禁人無二名碑稱郭香察書者察涖他人之書爾
隸法與文章同一高古惜撰述不知為何人也夫巡狩
方岳柴望祭告三代以上則然漢興詔有司以時祠祭
武帝定為宮殿之制後雖興仆不常而終莫之廢所謂
國家禮亦宜之者也當時二千石若袁府君周陽恭肅
明神孫府君山陵欽若功業皆足以埀諸不朽後是者
亦韋聯得書何其幸哉碑云元熹四年八年蓋桓帝紀

年之次魏太和宋元豐間有題名歲月若唐李德裕亦系名其上云

書金蘭帖後

右五言詩及後語定為歐陽率更行書世取詩中二字名金蘭帖詞與字稱而筆力意態實有二王遺意蓋其正書有法縱情所至無往不得其妙者如此惜其詩不知所貽為何人亦不見其自署姓氏矣博陵崔氏克廣其傳豈非用意斯文者哉

書道經後

黄帝陰符經汝南袁正已書生天得道經及消災護命常清靜二經則姚平龐仁顯書俱得歐陽筆意若仁顯則抵掌孫叔敖矣虞文靖公謂宋初自蔡君謨猶有前代遺意晚宋學歐陽者纖弱僅如編簟亦氣運使然仁顯當宋盛時氣完力壯庶幾逼真使歐陽見之寧不謂其得心畫之傳哉

書范府君墓銘後

始真客臨淮為范府君著墓銘其子與權裝潢成軸持入京師縉紳士大夫追挽之後數年與權由春官掾出宰靈壽三年考滿入覲奉命復任過臨淮寓舍出以相示真伏而讀之詞意悽愴若欲起夫幽沈閴寂而不可得者何其忠厚之至哉孝子揚父之美與權為庶幾矣夫積善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與權以才行貴為七品法當請贈異日金花紫誥恩及泉壤精爽歆承山林改觀而真以宗家子弟當有大書不一書者矣與權

者特刻是銘山中用志於後

跋宋高宗御墨爲吴道延作

古稱聖人載黄屋佩玉璽以爲纓紱其心今觀思陵書賜近臣至忠詩四章在萬乘之尊而悦山林深遠之趣所謂黄屋非心者也其將遜位儲嗣退居德壽宫時耶書法本智永禪師而出入二王善鑒者以其克萃衆美云

録石壇龍祠石刻後

乾隆御覽之寶

右龍王誥詞鈌文及吕招撫䟦語録之石刻上及以宋史考定得其大略如此初預修郡史蒐訪古蹟廟東民家某氏年九十餘龐眉皓首言故宋封誥多藏其家兵亂攜石載以出事急棄道上今不復矣車駕歸幸嘗面奏其事云

滎陽外史集卷四十